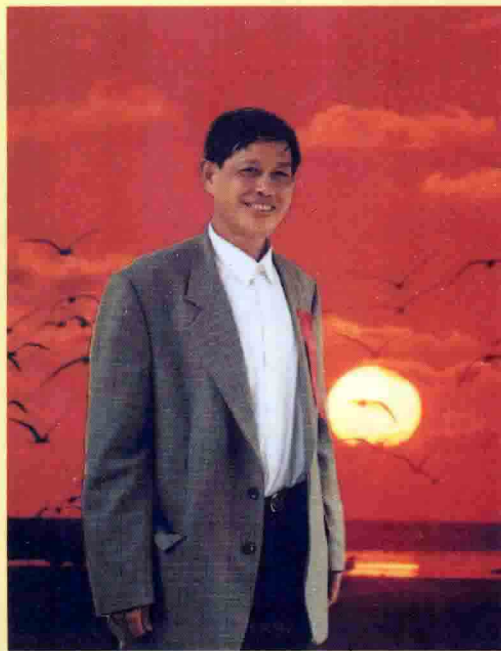


史学奇才

罗石贤 著

乡村博士
一半印尼华侨的血液
过年猪与闹地震
不信任的目光
永难忘怀的庐山之约
炎黄之祭



何光岳

新华出版社

长篇传记文学

史学奇才何光岳

罗石贤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奇才何光岳 / 罗石贤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6

ISBN 7-5011-4046-4

I. 史… II. 罗… III. 何光岳—生平事迹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716 号

史学奇才何光岳

罗石贤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岳阳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8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湖南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4046-4/1.122 定价:19.80 元



SHIXUEQICAI HEGUANGYUE

曾向苍穹唤奈何
苍溟无日不风波
伊谁筹策苍生计
却教苍松咏伐柯

目 录

上篇 在故乡

- 一半印尼华侨的血液/3
- 放牛娃与钦赐“御书楼”/7
- 爱书如命的“神童”/13
- 乡村博士/18
- 你能“焚书”，不能“坑儒”/25
- 读“大书”心忧天下/31
- 成家后《续〈陋室铭〉》/37
- 过年猪与闹地震/46
- 不能淋湿了笔记本/53
- 书友、书蠹与世俗相/62
- “三级跳”失败的失与得/70
- 一封“朝奏”/77

中篇 走进学术殿堂

- 不信任的目光/87
- 全国青联常委/94

- 嗜书引起的滔天风波/103
墙内开花墙外红/114
阳光下的曝烤/123
在“洋学者”面前/132
“国宝”待遇和布衣情结/139
讨稿纸——并非儿戏/147
《楚源流史》出版的风波/154
史学狂人/162
“伯乐”的赠言/167

下篇 三个心愿

- 永难忘怀的庐山之约/175
大连避暑后的风暴/182
在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上/190
方兴未艾的“炎黄文化热”/198
好评如潮与“泛史学派”/204
公平正直的“分房主任”/212
源流史累计超过一千万字/218
下一个目标——中国姓史千万字/226
四万册藏书与私人藏书楼/234
炎黄之祭/243

后记

上篇 在故乡

一半印尼华侨的血液——放牛娃与钦赐“御书楼”——爱书如命的“神童”——乡村博士——你能“焚书”，不能“坑儒”——读“大书”心忧天下——成家后《续〈陋室铭〉》——过年猪与闹地震——不能淋湿了笔记本——书友、书蠹与世俗相——“三级跳”失败的失与得——一封“朝奏”

一半印尼华侨的血液

清朝道光、同治年间，先后两代做过署漳州知府、石码通判，在朝廷做过户部主事，在家乡建有湖南最大宗祠的显赫官宦之家——何氏家族，时过境迁，到清朝末年，家族传到第五代，由于祖父辈参与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毒死，全族遭受株连，这个家的一支后嗣完全败落了。民国 21 年，在兄弟中排行第七的何乾九，为了生计，别井离乡逃难逃到了汕头。

汕头有一富裕的侨眷家庭，主妇名叫余银珍，男主人陈延禧长期在印尼东婆罗州巴厘巴板市（今印尼东加里曼丹区）经商，是巴厘巴板市工商会负责人。夫妇俩只有一个唯一的女儿陈蕙兰，女儿与生母，以及父亲从印尼带回的一个脸皮黝黑只会说马来语的马来人姨太太生活在一起。一幢别墅。别墅有花园、假山、金鱼池和阔大的庭院。依靠源源不断的侨汇，过着富足的无忧无虑的生

活。她们雇有一名做粗活的男工，这就是出身豪门却又身上一分不名的“落难公子”何乾九，当时才二十多岁的逃难者，为人质朴、诚实，干活非常卖力。很快取得了女主人、陈小姐甚至那个不会说中国话的马来姨太太的好感和信任。

要不是后来发生日本侵华、侵犯整个东南亚的那场世界大战，中国独一无二的怪才、农民出身的杰出史学家何光岳的血缘，也不会发生那种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远在印尼东婆罗州的陈延禧，在巴里巴板市沦入日本法西斯铁蹄前夕，把大部份财产捐献给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接着，他本人遭日本鬼子残酷杀害。不幸的消息转辗传到汕头，余银珍母女和那位黑脸姨太太，痛哭之后猛然发现，她们不仅断绝了侨汇来源，而且一夜之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寡母。那位可怜的马来女人，仿佛为了殉夫，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斯时，陈蕙兰母女唯一能够依赖、再也离不开的是她们家的“打工仔”何乾九。在兵慌马乱的岁月，顺理成章演出了一曲《入赘招亲》的悲喜剧。

印尼富侨的遗孀，领着刚成亲的女儿，一改过去饫甘饜肥的习惯，亲自抽纱刷金箔，以维持生计。余银珍还拿出自己最后的一点“私房钱”，让招赘女婿开了一家大米厂。1939年，日本侵略者向潮汕平原进犯，汕头市兵临城下。父亲一担箩筐一头挑着哥哥，一头挑着姐姐，外婆扶着挺着大肚子的母亲，逃出汕头，逃进西部的大山。在不知名的山谷里，生下了当时一点也不起眼，长得又黑又瘦小的“丑八怪”何光岳。

父母生了七胎，光岳排行第三。大弟生下后少乳，饿死了。二弟不到两岁时患天花，无钱无药医治也夭亡。

何光岳在1996年7月撰写的《母亲的慈爱》一文中，回忆儿时的情形时深情地写道：

我就诞生在这个躲避日寇杀害的黑暗时代，

国耻家仇民族恨，伴随着我的父亲用箩筐挑着我这个才到人间还未满岁的婴儿，东躲西藏。由于少乳爱哭，我那营养不良而先天不足的婴儿，又黄瘦，又黧黑，简直象一只黑小猴子。加之小时又爱搔痒抓腮，一举一动也很象猴子，所以混名“猴子”。邻居都劝父亲把我丢弃，但母亲始终疼爱我，不嫌弃我这个“丑八怪”的儿子。自己每餐总要省出半碗清水粥给我喝，这才让我把生命延续下来。可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却枯瘦如柴……

屋漏偏遭连夜雨。经过日本鬼子的洗劫，稍稍安定，一家人回到破败不堪的别墅，父亲仍然经营大米厂。当时，光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二弟是回岳阳老家后死的），六兄妹加上外婆、父母，全家九口人的生活来源，全指望父亲经营的大米厂。日本投降那年，大米厂遭土匪抢劫，父亲被土匪绑票。外婆和母亲典卖了所有金银首饰和大米厂，总算把父亲赎回了身子。

遭此惊吓，父亲回家后一蹶不振，从此病病怏怏。他由积愤，麻木而迷信，找八字先生算了个八字，说他活不了三年。就在这一年，父亲变卖了外婆家的别墅房产，攒足了盘缠，十分悲壮地领着老老少少一家九口迈上了千里迢迢的归乡之路。这不亚于成吉思汗留在欧洲的子孙悲壮的“东归之途”。

到了广州，父亲碰上外公陈延禧的部属和经商的旧友，他们异口同声劝父亲去印尼巴里巴板市做生意，说那里还有陈老先生的地产、橡胶园，况且，陈先生在那里人缘很好，声誉极高，他的女婿去继承他的遗产，做生意，顺天顺理，一定旗开得胜，事半功倍。

父亲说：狐死必首丘，我活不了几年了，只想把他们这些何家后裔，送回他该去的地方。印尼东婆罗州虽好，毕竟不是生养之地。

无比贤慧、温存的母亲，也包括外婆，就这样成全了听凭命运摆布的父亲“落叶归根”的心愿，奔向对于她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处在岳阳城南三十多公里洞庭湖畔的长沙街平桥河农村。

对这次“千里归乡”的印象，当时才五岁多的何光岳是恍恍惚惚的。有时觉得非常清晰：喧喧嚣嚣的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穿西装革履的，衣衫褴褛逃荒讨米的，吊着膀子拖着拐杖的伤兵……印象最深的是吐着黑烟，“走”起来发出山摇地动的哐啷哐啷声响的火车。他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人还没有车窗坎儿高，要踮起脚跟才能看到车窗外飞一般向后倒去的树木，电杆，房屋，青山和绿水。那种感觉奇特极了，仿佛是在做梦——其实，他常常把童年的那些混沌不清的印象当作一场梦。因为大多数时候回忆起来，那都是渺茫的，模糊不清的，似虚似实，如梦非梦，认真想起来，那又是一个空白……

放牛娃与钦赐“御书楼”

不到六岁的光岳，随父母、兄妹、外婆，千里跋涉回到了平桥河。在这个小小年纪的“丑小鸭”的眼睛里，留下的“故乡”的第一个印象是：高祖锦云公所创下的家业太宏伟、太阔大了。远近闻名的何家大屋，屋宇连毗栉次，门口竖着一排高高的旗杆，门楣上挂满风雨剥蚀朱漆斑驳的“进士及第”、“举人”、“贡生”等等之类的钦赐匾额。何家大屋一侧，正殿前撑着四十八根大柱的“何氏宗祠”，更是翘角飞檐，覆压群山，不可一世——这个有数百间房屋的祠堂，据说曾驻扎过国民党一个师，他们回来时这里还是湖南国民十一中的校舍，几千名莘莘学子住在里面，绰绰有余。何家后嗣们自豪地说：

“平桥河下雨，两华里石板路屋檐屋角，走家串户不用打伞。”

曾经显赫巴陵，富甲一方的高祖何锦云，从漳州知府、石码通判任上告老还乡时，他

把漳州老百姓送给他的一把“万民伞”，“敬”在宗祠的正殿上。那时何家有良田万亩，华容幸福垸（一个乡）只是何家田产之一。绵延两华里的何家大屋和“何氏宗祠”已初具规模。锦云公有四个儿子，四子何练甫，同治年间与谭嗣同中同科进士，光绪年官至户部主事。著有《泮湖文集》、曾经收购保护岳阳楼范仲淹《岳阳楼记》雕屏真迹的清末著名诗人、文人吴敏树，是锦云公的女婿。当时何家 200 多口人，四世同堂没有分家，锦云公归乡后，捐 100 亩田设“备糶公”，以安葬穷人和乞丐；捐 1000 亩田设立鹿角救生局，救助洞庭湖上遇险落难的船民水手；还捐田设“升学公”、“修桥铺路公”，族上划公田设“祠堂公”，祭祀先祖……锦云公的最得意之作，大概要算在平桥河外湖垸湖口上所建的凌云塔。这座镇湖宝塔，连续建造了 19 年，动工于道光年间，竣工在同治元年。通体长沙丁字湾麻石，塔高七层，底层从竣工时起便住了一户人家。

这是湖南最高、最大的一座宝塔。

孩提时的何光岳，来到湖口仰着脑袋望着高不可及的凌云塔，在他稚幼却并不比先人笨多少的脑袋瓜里，他很难想象出何家昔日的“汉上繁华”。

他跟着父亲一家九口奔回平桥河何家大屋时，祖上所留给父亲的产业仅有两间半房屋，另有三斗七升田被一个堂侄子霸占了。锦云公以下他们这一房，到祖父四兄弟，父亲八兄弟。经过戊戌变法的政治风波，原来对何家巴结还来不赢的省、州府官员，一下变脸经常来敲诈勒索。破败的家业田产，又经两代分家，到父亲手上便所剩无几，形同赤贫了。不过，那场变法的政治风波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何氏子孙朝两极分化，光岳父亲贫病交加，而有的堂兄弟、堂侄子又成了暴富的财主。独霸他家三斗七升“份田”的就是这种人……

回到老家，父亲为争那份应得的祖业田，求人告族，打架扯皮，只差没“打官司”了。最后那“份田”还是没争回来。他受尽屈辱，欺凌，加上满儿子在一场天花中夭折，身病加心病，父亲终于在回到平桥河后第二年匆匆离开了人世。这同他在汕头所算的“八字”刚好吻合。

父亲辞世时，光岳有了七岁。老人家在弥留之际曾拉着他的手说，叔祖父练甫公在京城遇难后，是宗祖父提出分家。宗祖父说：高祖修桥铺路、设救生局、修宝塔、救助乞丐，四代同堂积德做好事，得这么个下场（指练甫公之死），今后教子教孙不要去做官。末了，父亲还长叹一声低吟：“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父亲带着不尽的遗憾走了，母亲承担起抚养五个孩子，还要侍奉七十岁的外祖母的生活重担。潮汕女人有“巾帼女丈夫”之誉，出身富人家的光岳母亲是个慈爱而又坚强的巾帼女强人，她带领儿女终日勤奋劳作在佃种的八亩湖田里，还开垦了三亩多荒地，利用废墟又开辟了七分菜土。全家七口便依靠着这份收获，过着糠菜半年粮，光吃红薯、蚕豆过日子的穷困生活。那十年九淹的洞庭湖区，田亩常常失收，他的尚未成年的兄长便不得不外出做月工和零工，姐姐则帮家族中的富户洗衣做饭，当小保姆，赚得几升几斗，以求全家糊口。光岳也在八九岁时一边读书，一边帮堂叔家放牛。

寒冬腊月，北风怒吼的洞庭湖水已结着厚冰，人家都围炉品羹，而小小年纪的光岳，不得不在半夜三更同哥哥去湖汉里捞鱼捕虾。他因此惹下血吸虫病，体质本来就瘦弱，年年打摆子（疟疾），不时痢疾，这个黑小猴更成了“皮包骨”。每次去捞鱼虾时，母亲总是在灯下把别人送给孩子的又旧又黑又硬的破棉袄，补了又补，补得像袈裟百衲。那已经不具备多少保

暖性能，但光岳穿在身上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便凭添了一份暖意。

母亲怕他下冰水捕鱼捞虾时，肚饥则易寒，便把两个红薯饼悄悄塞在他的破口袋里。他和哥哥把裤筒扎齐大腿，淌在冰水里用叉罾捕鱼虾，在水里淌来淌去。踏上岸时，脚胫上的毛孔里冒出一粒粒红玛瑙小珠，奇痒难熬。他频频颤抖着，瑟索着——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湖区可怕的血吸虫病，他以为是枯瘦的身体被冻渗出毛孔凝聚的血珠……

母亲望着孩子手足皮肤，皴裂得沟壑纵横，粗糙得像水牛皮、砂纸，搔起痒来不是用手去抓，而是用皮肤去蹭磨，她暗暗掉泪。除了安慰几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边读小学，一边给人看牛。晚上读书没有油灯，便以艾蒿杆和黄箴点火把照明，或凿壁借光，囊萤映雪，往往不知东方之既白。有次骑在牛背上看书，看得入迷，牛吃了人家十多菟禾苗，被追上门来索赔，哥哥气得痛打了弟弟几拳，背被打肿了。母亲心里痛得哭，用白酒喷在肿处给他搓散瘀血。有次过年时，邻居家杀鸡烹肉，香味四溢，而他们家煮蚕豆过年。他去叫邻家的小孩一起玩“跳房子”，不料闻到浓香一时愣住了，被狗子狠咬了一口，至今膝盖上仍留有疤痕。当时狗子咬得鲜血直流，一瘸一拐走回家，后面跟着群小把戏嘻笑起哄，他没有哭，紧咬着牙默不做声。

母亲泪流满面给他包扎伤口时，他轻轻用手抹去母亲的泪说：

“您不要哭，妈！我会长大的，我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赚了钱，让妈妈能吃上白米饭……”

一字不识的妈妈鼓励他：

“伢子，只要你认真读书，总有出头之日啊！”

平桥河的何氏宗族，除了高祖锦云公建造的大屋、宗祠、凌云塔，其实最重要的遗产，还是练甫公留传下来的一部钦赐二十四史。这是练甫公高中进士以后，急于网罗人才进行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特意钦赐给他的。据说这种线装木刻版本的二十四史，当时在全国只剩下两部半。一部馆藏紫禁城，一部赏给了何练甫，还有半部在浙江的“天一阁”。练甫公在京城遇害后，何族分家，家祖父教子教孙不做官，但不能不读书。几十个黑漆木箱装着，黄缎绿缎包装的二十四史，珍藏在专门修建的“钦赐御书楼”，分家时，特意留下20石谷“晒书田”。由族上辈份最高的长者管理，书为何族八大家共有。光岳家为八大家之一。每年六月六日晒书，八大家各派男丁翻晒、清点、修补藏书，这叫出“晒书工”。日落时分，晒过的书一本不少归箱，归楼，那里早办好了一桌丰盛的海参席，每户来一名代表赴宴，这叫吃“晒书席”。

家里最穷，也毕竟是“八大家”之一。光岳从小聪慧，不管读什么书，过目不忘，而兄长对读书没有兴趣，所以每年出“晒书工”、赴“晒书宴”，都是他这个黑瘦小猴子的特权和美差，族上曾有规定，凡是考中了秀才的本族青年，便可获得上“御书楼”看书的特许，到民国年间，没有秀才了，对上楼看书的“特许”掌握更严。一般要在洋学堂读到高中、大学才有资格。

可是，黑瘦小子光岳在短短的一天晒书、修书、清书过程中，他竟能把二十四史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中的诸如“鸿门宴”，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他超人的记忆力征服了族上所有的人，族长窃以为是文曲星下凡，锦云公、练甫公转世。于是，经过磋商，族上史无前例地“特准”当时还不到十岁还在读小学的放牛娃何光岳，可以上“钦赐御书楼”读那部深奥难懂的二十四史……